

那些帮助我们的人

徐贵祥

北京没有下雪，但是严寒并没有放过我们。2021年元旦日上午，我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书房的窗前向外张望，又看到那个在寒风中独自散步的先生，他的手里夹着一支烟，走几步才停下来吸两口。心中一热，赶紧跑下楼，追上先生，陪他散步，陪他聊天。前年冬天，去年冬天，也有这样的一幕。

先生名叫韩瑞亭，每次见到他，我都想起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我一帮再帮的人——我从来没有给他们拜过年、没有给他们送过礼、没有请他们吃过饭，可是到了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还是施以援手。这让我感到惭愧，也有些不安。

话题要从三十年前说起，其时我即将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时任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的韩瑞亭同志到军艺考察干部，文学系的老师黄献国向韩副社长推荐了我。当时我已回原部队实习，黄老师一个电话把我召回北京。

韩副社长跟我谈话，讲到我的作品，并没有很欣赏的意思，只说看得出来我很用功。然后又说我，当过基层主官，两次上前线，经历丰富，吃过苦，有潜力。谈过话后，我被分到编辑部帮忙，算是借调干部。我琢磨韩副社长可能认为我不太适合搞创作，而比较适合当文学编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社主要领导比较看重我的基层经历和参战经历，有把我培养成管理干部的意图，只不过当时没有正式办理调动手续，我只能借调在编辑部“帮助工作”，实际上就是“带薪北漂”。恰恰是那段借调生活，给了我很大锻炼，并且为此后不断遇到“贵人”搭建了平台。

很快，第二个使劲帮助我的人出现了。

在担任“借调干部”期间，我发愤图强，屡败屡战，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弹道无痕》。经由同样“带薪北漂”的漂友、济南军区总医院干部梁丰同志引荐，这篇小说引起了《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陶泰忠的重视，他有点纳闷地对梁丰说，这个徐贵祥过去没听说过啊，你问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作品？梁丰把这话转达给我，自然大喜，因为我从军并写作十三年来，还没有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一篇作品，作为一名军艺文学系的学员，这是很让人尴尬的。

后来的情况是，我的短篇小说《一段名言》拿给陶主编不久，就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作为头题发表，几个月后，《弹道无痕》又在该杂志头题发表。这一下，好像就打开了局面。1995年初春，我被告知，中国作家协会属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为了扶持青年作家，出资为没有出过书的青年作者——当时年龄限

制在四十五岁以下，现已改为三十五岁以下——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集，我的《弹道无痕》等小说，被选入“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5年卷小说序列，即将作为小说集出版。

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那一届军艺文学系学员，很多人在入校之前或入校不久就闪闪发光了，而我是野战军基层来的土包子，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受过系统的创作训练，写作主要靠经历和经验，哪怕在一个知名度很低的刊物上发表，也会窃喜。出书的事，我想过，但是认为很遥远，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无巧不成书，韩瑞亭副社长和陶泰忠主编都是“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委，而且陶主编彼时已经转业，就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工作。我有一百个理由相信，没有他们的抬举，我不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

韩瑞亭在《弹道无痕》的编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粗犷豪壮，雄健洒脱，带着金戈铁马的阳刚之气，是作者写军旅生活的明显特点。他表现军营和军营生活，往往取正面强攻这类难点较大的角度，却仍然能将单调谨严的军营生活写得情趣盎然，神采飞扬……”此后二十多年，我写过十几个长篇小说，在众多的评论文章中，不断出现“正面强攻”的看法。不知是我个人本来就积蓄了“正面强攻”的力量，还是文学评论家韩瑞亭的断言唤醒了我“正面强攻”的创作自觉，这四个字，已然成为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主要路径和姿态。

1995年春末夏初，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北京地安门西大街67号文采阁内，举办了“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新闻发布会。我们十几个青年作者春风满面，踌躇满志，轮番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好像我们这些人真的要在二十一世纪照亮中国文学的天空，很多细节我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好像是会后饭前，从书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张锲把我们几个人叫到办公室，跟大家讲，要珍惜“二十一世纪之星”的荣誉，要亮就亮出两斤。

成为一颗星星，让我更加自信了，随后我进入创作的旺盛期、爆发期，将近十年内，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业余写了《仰角》《历史的天空》等长篇小说。前不久得知，中华文学基金会编辑出版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培育的文学新人，迄今已有29人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文学奖；还有几十颗“星”，在各级文联或作协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职务，这些同志不同程度地活跃在中国文坛上。这个事实表

明，张锲同志那句“要亮就亮出两斤”的愿望，一定意义上已经实现了——此为后话。

2004年11月，张锲同志带领几个作家到大别山区送书——“育才工程”，中华文学基金会品牌公益项目之一，我也有幸随行。就是那一次，我得知《历史的天空》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辗转路上，我很想向张锲同志打探一下消息，但是最终我没问，他也没说。事实上，那时候我对获得茅盾文学奖不抱太大的希望，只是活动结束后顺便回老家一趟，在祖坟前哭了一场。为什么哭，是祈求祖宗保佑我获奖，还是觉得入围已经很光荣了，算得上祖坟冒烟了，可以到此为止了，我说不清楚，估计是后者居多。

2020年，我离开了军队文艺教育的工作岗位，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回忆往事，特别是回忆那些帮助过我，并且不求回报、一再帮助我的人。近半年几次路过文采阁，每次都会产生很多遐想，每次都会产生一丝愧疚，这些帮助过我的人，我给他们什么？我想到文采阁张锲同志的办公室看看，我想说一句感谢的话，可是我找不到他了，张锲同志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回报，也不是很准确。有几件小事，也算是我对他们回报的一种方式。一件是汶川地震之后，我悲愤交加，头脑一热，在一次大会上宣布，灾后重建，重在人才，人才成长，重在教育，为了尽快实现灾后重建，我个人捐款二十万元人民币——我当时并不富裕，至今仍然，这笔钱的主要部分是借的。受到这笔捐款扶持的青年，已经成才，很多人回到家乡工作，他们又在帮助别人。我的书柜里保存着他们的几十封书信。

还有一件事，在上述捐款之外，我和作家袁山山共同资助的一名女生，已经成长为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长，回过头来做了很多善事，譬如资助孤寡先生、扶持失学儿童等等。

第三件事是，从2007年开始，我当年的老师黄献国屡次推荐我回母校工作，2012年年底我终于回到军艺，一干就是八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到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艺创演系主任，我和老教师们共同培养的那些学生，又在辽阔的原野上培养着新的文艺骨干。

或许，我们代代薪火相传，把爱心传递下去，把帮助进行到底，正是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最希望看到的。

站出来的都是兵

丁迎新

嘴。车厢后面冒出一声凄惨地喊：

爸！光柱迅速移动，扫过后车厢，但已无法捕捉目标。车厢里忙乱起来，掏口袋的，翻衣服的，找包的，迫不及待地向前扔。

一个小女孩哭了，死死抱住自己的包，抗拒着掠夺的手。掠夺的手放弃了掠夺，转而一把攥紧小女孩的头发，把整个人都拎了起来，另一只手里的刀和阴冷的脸一起狞笑着，慢慢逼近。

突然，后排的一个身影站了起来，喊叫的声音完全压过了刚才的喝令，震得所有的人耳朵轰鸣。

当过兵的站出来！喊吧，那双粗糙的手握成了拳头，自己的脚步已在向前移动，一步一步，能听到空气被踏出的声响。左侧，有一个站了起来；右边，也有一个站了起来；前面，光柱开始晃动，顾此失彼。

接下来的时间段，场面是混乱的，充电灯光柱失去了方向，跌落尘埃，昏黄的车厢灯无能为力，只听见打斗声，惨叫声，客车在晃动，夜也在晃动。车开动了，喝醉了酒似的，歪扭着前行，粗重的喘息比之前更为激烈。停下，再开动；再停下，再开动；粗重的喘息淹没了这一切。

最终停下，是因为前面呼啸而来的雪白光柱和警笛，刺穿了漫无边际的黑暗，把小小的客车包围和笼罩。

最后的场景是医院。一个生命垂危的人，躺在急救病房，头上和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导管和电线。另一间病房里，一个头上胳膊上缠着绷带的人歉意地对身上缠着绷带的人说，我撒谎了。我没当过兵。另一个人笑，说我当过兵，但只是个养猪的。今天才真正当了回兵。

他们不知道，急救病房里的那个，也没当过兵，当年体检时不合格，后来当了保安。他在一次回家的车上，遇到类似的情况，有个当过兵的站出来，保护了他，他退出了，一直耻辱着。



瑞兆丰年

乔守春

倏忽之间，2020，澄澈清零；2021，翩跹开启。辞旧迎新，笑容灿烂；继往开来，步履铿锵。

2020年，疫魔突袭。一年来，除非必须，足不出户。居家，既是坚守，更是战斗。推杯换盏，可能感染；游山玩水，或许传播。每天，深切关注疫情动态，阅读战“疫”报道。防疫抗疫的那些日、那些人、那些事啊，让我心潮澎湃，百感交集；而白衣执甲，逆行而上，人间伏虎，更让我敬意喷涌，热泪欲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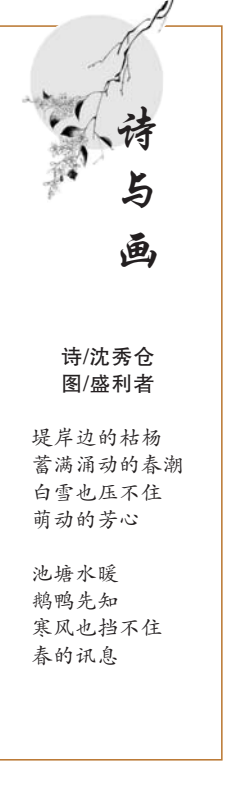
2020年，娃儿读书高中，在另一战场厮杀。搬离自家“豪宅”，在距单位几十公里的娃儿学校对面小区，窥得一升民房，查之，租之，居之。自此，来回路披星戴月，东南西北主车道；上下厨洗菜做饭，锅碗瓢勺交响曲。陪读，陪读，陪的是一个熊孩子，读的是一种好心情；为家，抚育儿郎；为国，培养栋梁。

2020年，会友，远足遽然减少，品味

书香，成为首选。无数个花朝月夕，临窗独坐。一桌，一椅，一灯，一名，焚香，净手，止语，静心。经史子集，诗词文赋，爬梳剔抉，参互考寻，诵之以口，录之以手。无须电话，无须网络，更无须晤面，即能走近大师，聆听教诲，触摸魂灵，汲取智慧。

新的一年，不期而至。我将初心不改，一如既往；徜徉书林，拥抱经典，体悟文字温暖；翼护孩子，悉心陪伴，享受舐犊情深；更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投身防疫抗疫工作——我坚信，世界各国勠力同心，守望相助，终将战“疫”大捷，山河无恙，人间皆安，风景这边独好。

十二月雪，雨调风撩，漫天飞舞，瑞兆丰年。



诗/沈秀仑 图/盛利者

堤岸边的杨柳
蓄满涌动的春潮
白雪也压不住
萌动的芳心

池塘水暖
鹅鸭先知
寒风也挡不住
春的讯息



我和老洪的这一年

许圣权

说，备了这么多肉和菜，怕也是要扔掉了。办证时，老洪油光红晕的脸，这一阵子少了烟火的熏蒸，也变得暗灰干涩，多了褶子。

我说，这是市防指的规定，小区有了感染者，形势严峻，不能打折扣啊，老洪！

放心吧，按上面要求做，挣钱也不能不要命。老洪话里透着无奈却笃定。又说，中午别走了，尝尝我烧的红烧大肠。

我说忙着呢，等复工再来尝尝你手艺吧。其实何时复工，心里也没底！

不久，小区封了，饭店自然也就没了生意。

复工

杨聚在大街小巷恣意妄为时，小区解封了。

一大早，老洪就烧了一锅“喵喵”的移动支付声提醒。那声音如街上飘忽的杨絮钻进领口里，撩得老洪心里痒痒的。

拉开窗帘，老洪斜靠在床上。楼下买包子的人排着队，斜斜垮垮地，戴着口罩，倒是和乱舞的杨絮应景。排队的人们，左右侧着身子，伸直了脖子，盯着前方蒸腾腾起的热气，口罩不停地扭动着。临到铺前，扫码，“喵”一声，拎着包子就走，也拎走了老洪满满的遗憾和无奈。像老洪这样的堂食饭店，有群聚，暂不在开业之列。给干了！快看公众号发布！老婆在一楼喊道。

老洪从床上弹了起来，像触了电，赶紧去摸手机。

3个月以来，老洪看到我，第一次把脸笑成了一朵花，见我手中的通告，眉头又旋即拧出一个“川”字。

接过通告，老洪歪头看了半天，喃喃道，每桌不多于10人，来11人咋办？多出的人在屋拐子吃？用公筷？酒喝多了，怕也是“公私不分”了，说完，吧砸一下嘴，面露难色，挂苦笑着看了我。

我从车里拿一沓口罩给老洪，说，再难有武汉的抗疫难吗？耐心劝导，顾客会理解的。不按规矩来，有什么差池，你们又要关门，我们也要被问责。

老洪点点头，燃上一支烟，说，难归难，讲归讲，有条件开业总比关门强。不能像外国那样，政府不管，各顾各，最后谁也没顾上。

临晚，沿街巡查，来到老洪的店。二楼包厢嘈杂。

老洪跟在后面，讪讪地说，家庭聚会，13人，总不能撵出去3个吧。包厢里酒气熏天，表叔二大爷地呼来唤去，勾肩搭背，猜拳行令。公筷被拢在一起，成了摆设，同事要拍照，我摁下他的相机，带上门，下了楼。

一条街巡逻，大都没严格落实防疫政策，同事发了整改通知书。

老洪来了电话——

行，晚上工作餐就搁你那吃吧，烧个大肠，炒盘青菜，开张票，我说。

桌上桌时，多了几个菜，老洪又从吧台拿出一瓶“口子六”。

几杯下肚，老洪声量大了几分，回味着上海的辉煌岁月，对未来多了志忑和迷茫。期间，临屋的儿子时不时探出头来抱怨说，声音小一些，在网上课呢。

出饭店，步行回家，路过文化墙广场。伴着悠扬的舞曲，男女老少几十人，耳鬓厮磨，翩翩起舞。

我把通告叠成扇形，边走边随着步点敲打着大腿。云露桥上橘黄的灯光倒影在水里，被风揉成碎金，令人炫惑。

控污

得知餐饮业的控污工作归口于我们时，我心里发毛，头皮发炸，像是痒子惊了。意味着下半年还要和老洪继续“纠缠”下去。上半年的防疫，老洪就见到我，确切讲是怕见到那些通告、规定。其实我也怕见他，看到他无奈和痛苦的表情，心里也不是滋味。虽然麻辣打狗——两怕着，但还是得见面。控污是顶层设计的三大攻坚战之一，马虎不得，更不能怠慢。

餐饮控污，一是禁煤，二是油烟净化。不烧煤球了，剩下的送回老家，你说这油烟净化器功率小，不达标，要是换新的，还要砸墙

重装，这动静就大了，算下来好几万没了。老洪摇摇头，满脸凄惶地说。

上面要来验收，不达标估计又要停业整顿，楼上住户对你油烟扰民的投诉还没回复呢，看来不能再拖了，我说。

这摆明了不叫我们干了，今年亏死了！老洪老婆在冷水池边打理大肠，吸溜着鼻子，眼圈泛红。

老洪递烟给我，“哦”了一声，又收回手，忘了我不吸烟了！自己点上，沉默了好一会问，这通告还要贴上去吧？我说你知道就行了，不贴也罢。

我刚上车，扭头见老洪正贴在板凳上贴通告。边贴边嘟着：今年就是个折腾年啦，放心吧，我来整改，不带你们难心。下了板凳，一撇通告，朝这边笑着大喊：歪掉了！

我摇下车窗，嗓子发硬，没回话，给他做了一个点赞的手势。

创城

创全国文明、卫生城市，今年收官验收。基层忙得脚不沾地，屁股不挨板凳。

好在创城之于老洪，不需要大劳神费力。年初才开得张，随便拍撮一下，看上去便崭新如初。

具体到餐饮卫生，两口子还算干净利落。白围裙洗得雪白，灶台擦得能照出人影。至于老洪，讲话是大大气气了，好在赶上疫情，烧菜时都戴着口罩。但指甲长的不合规，他说指甲不能秀着了，不然滴不长大肠上的肥油。

只是那顶白色的高帽子，老洪爱戴不戴的，也因此吃过亏。

一天，有顾客就餐时吃到一根头发，老洪和顾客掰持半天，顾客拍照留证，投诉到“12315”，要求赔偿和处罚。就算铁石心肠，也不能不怜悯今年餐饮业悲催和不幸。经我调解：免单、道歉，不处罚。顾客还算通情达理。那天老洪音量也降下八分，满头是汗，吓得不轻。临出门，向我做个单拳顶掌之势，我送他一句：帽子戴上！

餐饮业文明创建，无疑，文明就餐、食品安

全是主题。怎么创？贴标语，放卡板，做宣传。自然又临到我们头上。不再担心老洪怕见我了，只担心那不宽敞，甚至有些逼仄的屋里，能不能再贴下了。

车还未停稳，老洪老婆朝屋里嚷了一句，监管所的又来了！

老洪从厨房迎了出来。头大，帽子做的有点小，沿脑门箍一周，绷得倒是敷贴牢靠。脸上“川”字被一朵花代替，前一晚就电话联系了，生怕他“川”字当头。

“杜绝浪费”“使用公筷”等贴片，花花绿绿四五份，桌拐子都贴上了，便是没贴完。“核心价值观”宣传页，尺幅不小，为了贴高贴正些，老洪端来小板凳，欠脚还是够不着。跑到对面借来梯子，乐呵呵地像是贴儿子的奖状，不停地回头，问贴得正不正。正忙着，老洪耸耸鼻子，楞在那里，突然从梯子上蹦下来，边跑边叫，忘关火了，老鹅奸猾掉了。

后记

上面文字所述，就是我和老洪一年来的“纠缠”所依。于我是工作，于他是生活，只是这一年工作生活都很累、很苦，年终回头再盘点，也都值得。

总结今年，也少了不少不来的愿景。复工后，老洪的生意不温不火，全年满打满算，自然是亏。和他的预期出入不小。好在信心没丢，准备来年再干。只是他讲的招牌菜红烧大肠，食客反应一般。我尝过，寡淡了些，微甜，还真放了蜜，合了上海人的口味。老家口味重，不比沪上人喜食清甜。我建议他多放点辣子和大油。

愿老洪还能和老洪缠在一起，但不纠纷。愿办证时我的顾虑纯属僭越之词。愿云路街是老洪的青云之路。当然，这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的红烧大肠能否味冠六安州、食客频回头了。



东石笋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643985541@qq.com